

百年前至20世纪末的逾百份精心手写本科论文，排布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最新展柜中，倾注了当时热忱和犀利智慧。一笔一画、句句斟酌的“同学少年”钻研印记，以及力透纸背、深刻到位的导师点评，无不透露着当时对知识的敬重，以及“教学相长”的协同力量。

本科阶段的学习，对于人一生治学及成长，具有重要奠基作用，本科毕业论文，更是衡量大学阶段学习效果的重要标准。3月10日至9月10日，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广东哲学学会、中山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协办，习之堂儒学馆承办的“同学少年——习之堂藏本科毕业论文手稿展”，在中大南校园锡昌堂一楼多功能厅展出。本次展览亦是为中大百年校庆、哲学系百年系庆所作之献礼。

看百年“同学少年”本科论文 唤如今“奋发治学”风华逸气

聚焦呈现百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演进历程

展览精心挑选自民国至千禧年前本科毕业论文手稿百余件，聚焦呈现百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历程，并寄托了策展人的殷殷期望——

“本科教育之实施、本科毕业论文之写作，当成为推进国家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大学本科学生，‘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有无穷的精力与热情投入知识学习和国家建设当中。宋人邵雍有云：‘同学少年，俱怀逸气，不惑乎群，不落俗套’。社会之发展、文明之进步，尤需同学少年所具备的无可珍贵之创造力与行动力。”策展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春健如是表示。

展览以周春健近年来收藏和研究的大量手写本科论文为基础，梳理出三个展示区域。第一区以民国时期论文为主，其中，程千帆先生1936年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少陵先生文心论》（影印版），提纲挈领，包含了杜诗学的多个重要命题。“本科毕业论文不仅考查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也考查学生的研究能力及科学精神，出色的本科毕业论文甚至奠定学者一生的治学方向。”周春健表示。

第二个展示区域，来自中山大学的本科论文占据主要篇幅，同场还展有北大、清华、复旦乃至早稻田大学的学子手稿，内容涵盖文、理、医、工、农、艺，时间从民国至公元2000年前。来自中大地质系的部分地理和考古专业论文尤其显目，1985年对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发掘研究论文后面，还留有当时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商承祚之子商志“香覃”（左香右覃，音tán）先生的意见和评定结果。

第三个展示区域，别出心裁地展示了来自《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昔日新闻版面，原来从前，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报道，是可以“上头版”“上头条”的：《南开大学物理一系应届毕业生 毕业论文质量有所提高》《上海体育学院应届毕业生 举行首次毕业论文答辩会》《大连工学院以教学为主坚持真刀真枪 努力提高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质量》……令人一窥当时对“正科”的重视。本区域还展示了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华夏先生在1980年代专门就“如何写毕业论文”撰写的提纲，提纲就毕业论文写作的一般程序，自“选题——文献工作——理论分析——构思写作——修改——答辩”每个环节，皆详加说明，使学生有方可依。“言之谆谆，令人感动！”周春健在展览题辞中如是写道。

“为今日‘同学少年’读书治学之借鉴”

周春健特别对题辞中写到的“同学少年，俱怀逸气”作出解释，他说，“同学少年，是生命力最旺盛时期之一，思考也应最活跃，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应该追求什么，怎样引导他们往更高、更有价值的方向去奋斗，我觉得是多方面人士都应重视和思考的急迫问题，具有重要当下意义，这也是我举办这个展览的初衷之一。”

他还表示，此前由习之堂儒学馆在中大锡昌堂等地承办的多次展览，已就“格物育人”发出了自己独特而持久的探索声音，现在最新的这个“同学少年”展，则是一次由第二课堂转向第一课堂乃至直指教育核心问题的尝试举措，“以为今日‘同学少年’读书治学之借鉴”，并希冀在某些方面有具备勇气的改善和改变。



■中山大学学生毕业论文，关注佛山河宕新石器时期贝丘遗址。

■程千帆先生1936年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少陵先生文心论》（影印版）

■《少陵先生文心论》内页

同学说

今日的同学少年，如何看待“同学少年——习之堂藏本科毕业论文手稿展”给予自身的启示呢？记者经由周春健联系，邀请了哲学系两位观展“同学”撰写心得。部分文字展示如下（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

少年壮气，我当继承 撰文：吕锦峰（哲学系2021级本科生）

近日于锡昌堂观“同学少年——习之堂藏本科毕业论文手稿展”，发而有感。展览所藏之文上溯民国之三四十年代，近抵千禧年前，覆盖文、理、工三大科，既涉文、史、哲之评驳论辩，又有考古、地质之实地勘探，亦存数理、计算机之理论研究与具体设计，各个年代的学子们的稿作汇集一堂，彰显学术锋芒，化为一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奇景，真乃“少年心在青云端，知音满地皆龙鸾”！

除手稿外，展览亦藏关于本科毕业论文发表情况及写作过程的书报数则，前者展现本科教育与毕业论文的地位功用，后者则拉近了

观展者与论文作者的距离，恰似一种“同学”感。细观所展手稿，不禁可以体悟到一种时代感，透过不同时代文稿的论题，便可管窥其历史及学术背景。一九四八年国立西北工学院佚名所作《织布厂之设计与劳工之渊源》体现出轻工业时代的中国的工科研究导向；六七十年代之藏品所占比例不大，体现当时中国大学本科阶段教育的受挫；上世纪80年代之后，勘探记录、设计等实践派论文大量涌现，上世纪90年代的突出特点则是关于计算机的论题越发受到重视。本科毕业论文展，其后所蕴藏的是中国自民国以来大学教育史与学术研究的变迁与发展历程。

而将视角转而内收，本科论文手稿展也给予我以自我审视的契机，相较于旧时代的本科同学，在微观视角被频繁引入的今日，靶向瞄准的方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选取的方向。愿披坚执锐、不惧受挫的少年锐气丧失，一转而化装成“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老成”，不见“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意气，学术取向也变得精细有余而大气不足。李白《少年行》写道：“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这种前人学长的少年壮气，当为新一代学子所继承赓续，才可重振新气象，诞生奋发有为的新“同学少年”。

教学相长，令人动容 撰文：孙伟鑫（哲学系博士生）

本次“习之堂”所策“同学少年”之展，精选民国到现代以来多篇本科毕业论文手稿，从时间上言，正是中国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之时代；从题材上言，从人文社科到理工科的跨度，体现了中国学科从无到有的逐步繁荣。靠近收藏着发黄手稿的玻璃柜，那一幅幅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的画面浮现于观者眼前，实在令人动容。信步展厅，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本科论文有两份：

其一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前辈泰

斗李锦全老师的毕业论文，其题目为《中大历史系文物室入藏唐代石刻目录》，其指导老师为中山大学著名隋唐史泰斗岑仲勉先生。这份1951年的本科论文手稿，李锦泉老师用工整的楷书一笔一划地撰写，足以见其对待学术的认真严谨态度。而岑仲勉老师的评语道：“……昔见确有为经前人道及者。青年得此，诚属可造之才，拟给九十分。”岑老师的行书宗法二王，用飘逸的毛笔为李锦泉老师的论文写下评语，足见其拳拳爱护学生之心。

其二为陈增辉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其题目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形神关系问题》，导师为北京大学泰斗汤一介先生。汤先生认为该论文“比较用功，查找了不少资料”，同时“对材料的理解基本正确”，但同时“由于问题过大，分析得不够细致”。一方面汤先生肯定该文所作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恳切地指出学生的问题，可见汤先生的用心良苦！同时，汤先生对该文的批评，亦可警醒后学，引以为戒。